

编者按

立秋刚过，是秋意渐浓的序曲，转眼处暑将至，夏日热烈混着秋日沉静，酿出八月独有的韵味。本期摘选3篇文章，于物候交替间，共品时光滋味。

小岛人世间

文 / 刘群华

作家书写故乡本是寻常事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，莫言笔端的高密，皆被描摹得五彩缤纷，充满传奇色彩。而虞燕书写她的故乡长涂岛时，同样将这片土地写得波澜壮阔。三者虽地域不同、风格有别，但总能以独特笔触，让故乡在文字中绽放别样光彩。

虞燕书的散文集《小岛旧时光》，写的是舟山本岛以北的大长涂岛和小长涂岛。这些岛处于海中，四周岩壁陡峭，山势险峻，宽水蔚蓝，船儿往来。一片礁石里的鱼，伸出了褐色的触角，与海的蓝、天的碧、船的影紧紧相依，实在令人沉迷。

虞燕笔下的故乡，以小岛上的人穿行于文字之中，让时光的亮光，俯冲了文字中的每个旮旯角。她写的是小岛上的人和事，通过观察、体验、思考，记录时光里的影子，把一个海岛写得别具风情。她描绘了海岛人民的淳朴、勤劳和坚韧，展现了耕海牧渔的海洋文化。

这座碧蓝的海岛上，遍布着一个时代的印迹，土地上穿行的风和雨、个体命运和群体生活，早已在时光里交织成“微小”与“博大”的辩证交响——而这份深植于故土的特质，恰是她凝望故乡时眼底最沉的深情。一本书为一座小岛立传，篇与篇之间似无瓜葛，但灵魂相通。她写的是岛上的点点滴滴，现实中的过往碎片或截面，勾勒着生活中的情绪和希望，所要抵达的情感、精神，从最初的本质出发，最终浸入内核。海鸟遨游在海面，鱼在码头，在船与船的缝隙中捡拾着食物。人在这些平凡的每一个瞬间，演绎着欢喜和悲戚，酸甜和苦辣。

虞燕写岛，是以岛为底色。她同画家一般，先勾勒出岛和海，而后添上躬身劳作的人。人仿佛赋予了这幅画的灵气，人与岛相生相存。她写出了《追潮水的人》的坚毅、《菊婆婆》的沧桑，还有阿红、会吹笛子的阿伯……这些生动的群像代表。不难想见这样一幅画影：年轻的“她”站在船头，听着阿伯的笛声穿过海风与浪涛，漫向远方的船影。

她还以女性视角洞察女性生命，写下《女儿戏》与《收鱼鲞的女人》；也写过台风中的母亲，以及那些行走江湖的女艺人。她笔下的《露天电视》写尽了乡下人对这种朴素娱乐的向往，不少人其实都有过同样的经历，可虞燕写得真诚。对小岛上的人来说，这种朴素娱乐的方式才是一天最快乐的时光，白天忙于生计的苦闷，也倏然不见了。她另有一篇写奶奶的文字，读来尤为动人：“奶奶从屋里搬出小竹椅，一屁股坐下，解开发髻，头发弯弯扭扭地耷于脑后，像条灰色的小蛇，她捏起缺了齿的木梳……”这一连串动作描写刻画了奶奶的精气神。

海岛上的人，是虞燕创作这本散文集的初心。那些身影先在她心底蛰伏，经过时光发酵缓缓浮现，带着熟悉的温度与剪不断的眷恋牵挂。她倾注才情，从外貌、动作的描摹与环境的烘托，把有形的人事和无形的精神互为表里，以个体生命为经纬，去塑造一座生机蓬勃的海岛。

身为渔家妹子，海岛上的人情风物早已刻入她的骨髓：父亲驾着那条船出海，她母亲每天仰望那片海，总在父亲出海后，目光变得深邃，扑朔迷离，万千的惆怅，总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……如今，她将这一切落笔成篇，一股乡愁迎面而来。

这般书写，让她终获得一份心安和宁静，亦是精神的慰藉、灵魂的皈依。

夏日回响

文 / 彭令

“当啷当啷，当啷当啷”——拨浪鼓的脆响像一颗被夏日晒得滚烫的石子，“咚”地坠入村头的池塘，激起一圈圈涟漪，漫过记忆里最柔软的角落。那声音是暑期的发令枪，也是童年最清亮的背景音乐，一响起，整个村庄的夏天都活了。

孩子们像刚出笼的小雀，奔向那副晃悠悠的货郎担。在我们眼里，货郎的担子藏着整个外面的世界：玻璃罩下五彩斑斓的糖果、亮晶晶的发夹、散发着香气的贝壳油……最难忘那次，我攥着攒了三个月的牙膏壳，换了一颗彩色糖纸包裹着的水果糖。糖块在阳光下泛着微光，我咬成两半，一半塞给旁边的小爱。她抿着嘴，只用舌尖小心翼翼地轻舔，那模样，像捧着全世界最珍贵的宝物。那些被我们细心压平的糖纸，后来都成了记忆的书签，静静夹在时光的书页里。

爆米花的“砰”声是暑期最叫人期待的乐声。每当那熟悉的巨响从晒谷坪传来，孩子们就会像听到集结号的士兵，端着装满大米的搪瓷碗从四面八方涌来。爆米花师傅像个魔法师，能把普通的米粒变成蓬松香甜的云朵。我最爱看他摇动那个黑乎乎的“大肚子”时的专注，炉火映红了他布满皱纹的脸。师傅起身开盖时，我们便捂着耳朵四散奔逃，躲在远处墙角探出半个脑袋张望，既期待又怕那声震天响。“砰”的一声过后，白烟腾起，空气中满是爆米花的香气，混着纯粹又直白的快乐。

夏夜的桃树下，是全家的露天剧场。三棵大桃树投下斑驳阴影，竹铺子被几代人的体温磨得发亮。萤火虫是夜空的精灵，提着黄绿色的小灯笼在黑暗中画出优美弧线。奶奶摇着蒲扇，驱赶蚊虫也送来阵阵清凉。大人们讲牛郎织女，我们便仰着看银河星座；讲起鬼故事，到了吓人处，我们不自觉地往大人身边挪了又挪，却又忍不住央求：“再讲一个嘛！”那些夏夜里的故事不只是娱乐，更是最初的人生启蒙。奶奶沙哑嗓音里的每一个神话故事，在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善良、勇敢与诚信的种子；父亲偶尔带回的煤矿见闻，又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世界的另一扇窗。

四十多年过去，货郎的拨浪鼓声已消失在时光深处，爆米花的黑机器成了博物馆展品，萤火虫也难得一见。老家的土砖房换成钢筋水泥小楼，桃树没了，奶奶、父亲和二叔早已长眠后山。童年伙伴们散在天涯，偶尔在微信群里发几张泛黄老照片。

这个暑假，我特意回到故乡。站在村口，恍惚间又听见了拨浪鼓响，闻到爆米花甜香，看见萤火虫的微光。童年的记忆像老电影，一帧帧在脑海回放。那些平凡的夏日片段，原已在生命里沉淀成最珍贵的养分。

现在的孩子们有空调房、电子游戏和补习班，却很难体会到我们当年那种纯粹的快乐。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童年记忆，但在自然中生长、于简单中获得的快乐，永远是最动人的篇章。

夏风拂过面颊，带着熟悉的气息。我含着泪笑，轻闭双眼，仿佛又成了那个在桃树下数星星的孩子；奶奶的蒲扇还在摇，父亲回家的脚步声正从远处传来……童年的暑期从未真正离去，只是换了种方式，永远活在记忆里。

木叶动秋声

文 / 沈亦奇

立秋时节，我临窗而坐，望向院外的梧桐。满树浓绿间，已有几片叶尖悄然润上了黄边，于风中微微颤动，窃窃私语，正把季节轮换的消息悄悄传递。眼下，暑气未消，那点秋意却已抢先攀在叶尖上。

唐代诗人刘言史《立秋》有云“云天收夏色，木叶动秋声”。木叶知秋，比人敏锐。当人们沉浸在夏日慵懒中，树叶已悄然酝酿变化——叶缘微卷、脉络渐显，最终整片叶都会染上不同色彩，这种变化微妙得难以察觉。我总疑心，树叶藏着精巧仪器，能感知日光偏移、测量昼夜长短。

院中的那棵梧桐树，便是这种“季节感知力”的生动注脚。它已有三十余年寿命，树干粗壮，表皮皲裂。每年立秋前后，当周遭树木固守盛夏的青翠，它已迫不及待地为叶片披上浅黄的衣衫。许是树老了便如人一般，对季节变换更敏感。它的叶子生得迟，落得也早，仿佛存世已久，便不再过多贪恋时光。

而树叶颜色的转变过程，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告别。叶绿素在时光里渐渐退去，让金黄、橙红、深紫等颜色依次呈现。这不是生命的终结，而是以另一种形态绽放。一片秋叶，在飘落前的最后时光里，展现的色彩比春夏更为绚丽，就像一个人的晚年愈发精神矍铄，言谈举止间，尽是岁月淬炼的睿智与从容。

这般绚烂并非梧桐树独有。当秋叶之美达到鼎盛，银杏金灿如梵高笔下的向日葵，枫树火红似莫奈调色盘上的晚霞……人们纷纷走出户外赏秋，拍照留念，仿佛要将这短暂的美景永远定格。然而不过数日，风雨一来，落叶便堆积成冢。美好的事物总是易逝，树叶比我们更懂这个道理。因此，它们不等待赞美，只是静默地守候，该来就来，该去就去。



AI 制图

前日散步，见一小男孩蹲在树下收集落叶。他将不同形状、不同颜色的叶子逐个排列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似乎在举行某种庄严的仪式。我驻足观看，不觉莞尔。在孩子眼中，每一片树叶，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，值得细细端详和玩味。快乐如此简单，一片落叶就能编织秋天的心情。

树叶飘落时，并非直坠而下，而是打着旋儿，左摇右摆，仿佛与枝头做最后的缠绵。书中说，这是叶柄结构所致。而我更愿相信，这是树叶的依依不舍。一片叶从萌芽到凋零，不过数月光阴，却要经历风吹雨打、日晒虫咬。临别之际，哪怕多停留片刻，也是对秋日美好的眷恋。

这份眷恋，楼下的老人似乎格外懂得。秋日里她总会清理落叶，扫得很认真，连地缝里的碎叶也不遗漏。我曾问她为何不等树叶落尽再扫，她答：“叶子扫不尽，可人走路踩着，它就碎了，没了样子……”在老人眼里，落叶也有尊严，归于尘土前应保持完整的模样。

当最后一片叶飘落，树木便显出嶙峋美感。枝丫交错，在蓝天映衬下，如同水墨画的写意线条。没有叶的遮蔽，鸟巢、树疤、虫迹皆暴露，这是一棵树的不事雕琢、不加掩饰的真实。由此想来，人有时也需要“落叶期”，敢于剥去外在的装饰，直面自己的本真。

我拾起一片完整的落叶放在书页间，这是今年第一枚秋叶书签。往后翻书遇见，便会想起木叶如何先知秋至，想起生命如何流转更迭。而时光，恰如落叶般，总在不经意间，已流淌过数度春秋。